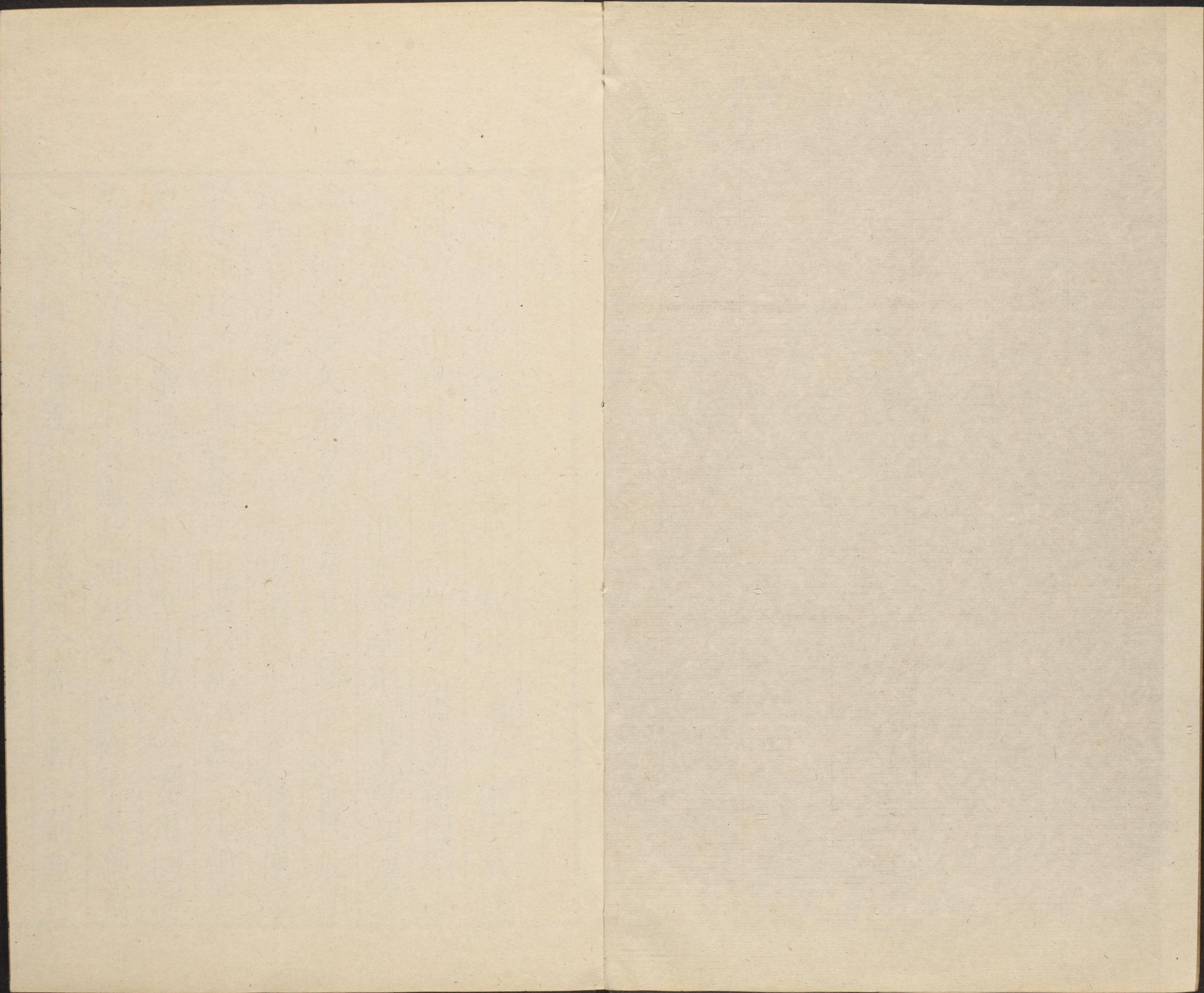


T 5238.07/0623

111



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

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筭所費苟務因循小

不如意卽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

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卽希冀息赦朝

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

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

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

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五

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
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
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宜特
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
功效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
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後許其承繼今
忽自爲狂悖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
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
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

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卽赦元濟不問廵軍討之
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

歐陽脩論劉三嘏事狀

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嘏挈其愛妾兒女等七口
向化南歸見在廣信軍聽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
式投來人等依例約回不納國家大患無如契丹自
四五十年來智士謀臣晝思夜筭未能爲朝廷出一
奇策坐而制之今天與吾時使其上下乖離而親貴
臣忽來歸我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竊

慮憂國之臣過有思慮以謂納之別恐引惹臣請略
陳納之却之二端利害伏望聖慈裁擇其可往年山
遇捨元昊而歸朝邊臣爲國家存信拒而遣之元昊
甘心山遇盡誅其族由是河西之人皆怒朝廷不納
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吾旣自絕西人歸化之路堅
其事賊之心然本欲存信以懷元昊而終至叛逆幾
困天下是拒而不納未足存信而反與賊堅人心此
已驗之効也其後朝廷悟其失計歸罪郭勸悔已難
追矣此事不遠可爲鑒戒伏望陛下思之此不可拒
而可納一也三嘏是契丹也貞臣秉節鉞兼宣徽可謂

至親且貴矣一旦君臣離心走而歸我是彼國中大
醜之事必須掩諱不欲人聞必不敢明言求之於我
此其可納二也况彼從來投又無追者相繼旣絕蹤跡
別無明驗雖欲索之於我難以爲辭此其可納三也
三嘏旣彼之貴臣彼國之事無不與知今旣南來則
彼之動靜虛實我盡知之可使契丹日夕懼我攻取
之不暇安敢求索於我自起兵端若使契丹疑三嘏
果在中國則三四十年之間卒無南向之患此又納
之大利其可納四也彼旣窮來歸我若拒而遣之使
其受山遇之禍則幽燕之間四五十年來心欲南向

之人盡絕其歸路而堅其事狄之心思為三嘏報仇
 於中國又終不能固契丹之信此為誤計其失尤多
 且三嘏在中國則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國
 離心常恐向背凡契丹南寇常藉幽燕使其盡疑幽
 燕之人則可無南寇之患此又可納大利五也古語
 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不可失之幾也其劉三嘏
 伏望速降密旨與富弼令就近安存津遣赴闕惟乞
 決於睿斷不惑群言取進止

歐陽脩論契丹侵地界狀

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

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
 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
 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
 夫虜性貪狠號為犬戎欺弱畏疆難示以怯今杜之
 於早而力為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
 侵乃是引惹況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
 險要所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為彼奪據而不爭則
 北寨王柳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
 盡為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
 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

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
與人爲隣適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
弱彼疆尚須勉疆何況勢鈞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
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疆弱之
形而不得其情僞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
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
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
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
察其疆弱之形得其實情僞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
懼而將來之患深矣有可憂柰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

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爲國而耶律氏自幼
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勅敵謀
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
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
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
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
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內瘡痍誅歛山
前漢人怨怒徃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死近
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
已怒矣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劫近

纔稍定方且招輯敗亡脩完噐甲內恐國中之復叛
外有西夏之爲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於
界上勉疆虛張囚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
疆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疆弱知其情僞
則無不勝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
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
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爲我之福則
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爲我禍乎臣謂北虜昨
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勅敵耳
聞其自敗衄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口東

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室不括糧馬之數以其天
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疆難敵矣今
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爲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
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旣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
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
爲憤志化墮卒而爲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
虜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
二虜勢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弁則必復
合使北虜驅新勵之疆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
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

北爲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
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
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
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
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亦是見朝
廷不憂河北之事辦否也至如廢緣邊久任之制而
徙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
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閑慢州軍尚憂
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北事爲憂
則又怯懼如此旣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

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臣聞虜人侵我治谷雖立寨
屋三十餘間然尚遲延未敢便貯兵甲更伺我意緊
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
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湯則亦聞囚而
未敢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爲
憂不忌此事用人之際革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
小人之繆謀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庶幾
漸成禦備至於目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夫事之利
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爲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
未動心此自古以爲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

敢冀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竭愚瞽少裨萬一謹具狀奏聞謹奏

歐陽脩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必爲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獻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爲邊患其後遂陷靈夏鹽蓋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

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旣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旣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訖拓地千餘里德明旣死地大兵疆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爲蓋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

爲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
中國以爲昂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如此一無此字
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
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疆弱以見勝敗之形也
自真宗皇帝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
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千餘年
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脩廟堂無謀臣邊鄙
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戰陣器械朽腐城
郭隳頽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
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爲慮待其謀成兵

具一旦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
動蒼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旣而朝廷用
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
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脩似
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
和此慶曆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
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頽
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
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
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

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爲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爲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耻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睿筭係纍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往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求絕邊患此臣竊量事勢謂

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爲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于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曆御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一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路分爲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旣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

為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為寡彼兵雖寡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此一字無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足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為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者周世

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為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眾聚散犇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

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重
蓋欲攻黠虜方疆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爲一戰
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
事也故謀旣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
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疆弱騎
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入
開闔變化有正有奇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
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遍見諸
將與熟圖之以先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
入之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

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之所爲
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旣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
以待吾之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畜
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
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
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
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知中國之疆則方
肯求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凡臣之所言
者大略如此爾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
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

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
爾

歐陽脩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右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
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
策盖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嚮去之
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
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
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
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賦請和以來衆議頗有

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
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
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
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
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
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
戰盖由我自謬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
所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
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挫賊銳氣
縱伸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謬謀是比

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筭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

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庶政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筭有成則社稷之福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歐陽脩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

右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秘密請集百官廷議近聞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筭臣謂此最大事也天下安危繫之今公卿士大夫愛君憂國者人人各爲陛下深思極慮惟恐廟堂之失策遂落夷狄之姦謀衆口云云各有論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羗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自屈志講和之後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以爲後圖

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朔之事可知蓋慮纔和之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爲患轉深一曰縱使元昊復臣西邊減費不弛武備不忘後圖然猶有大可憂者北戎將攬通和之事以爲已功過有邀求遂興兵革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忝爲耳目之官見國有大事旁採外論所聞如此異同然大抵皆謂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大事必須廷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強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兵興

以來常祕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自用廟謀未晚其元昊請和一事伏乞於使人未至之前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以來諸處詢訪已聞衆說如此若使並集於廷各陳所見必有長策以裨萬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歐陽脩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

右臣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到闕風聞賊意雖肯稱臣而尚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僞之實能知彼者乃可制勝負

之謀今賊非難料難知但患爲國計者昧於遠見落彼姦謀苟一時之暫安召無涯之後患自爲削弱助賊姦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賈誼所以太息慟哭者也今議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賊困窘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窘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豈可厚以金繒助成姦計昨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子奭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一旦劉六符輩來又添二十萬今昊賊一口許二十萬到他日

更來又須一二十萬使四夷窺見中國廟謀勝筭惟以金帛告人則邈川首領豈不動心一旦興兵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四夷禽獸無狀引之轉衆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尚可抑絕見今北虜往來尚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絕遠須要直至京師只用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弛禁尤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爲利甚博況鹽者民間急用旣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捐百萬之鹽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爲盜用矣凡此三事皆難允許今若只爲目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愛

惜盡可曲從若爲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一問西賊不因敗衄忽肯通和之意或用計困之使就和乎或其與北虜連謀而僞和乎二問旣和之後邊備果可徹而寬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一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廟謀爲國計者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旣和之後能使北虜不邀功責報乎虜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有說焉非臣所

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謬議
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出
三五年必須更別猖獗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如
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若今日一頓盡與則他時
何以添之故臣願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賊雖和所利
極鮮若和而復動其患無涯此臣前後非不切言今
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彼若實欲
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適有後虞謹
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蘇轍論西事狀

右臣伏見西夏頃自秉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
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
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畧加招納隨卽伏從使介相尋
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
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千人復歸巢穴朝廷
方事安衆難於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冊命之恩
特遣使人厚賜金幣戎狄獸心敢爲侮慢輒以地界
爲詞不復入謝至於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
聞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備侍從主憂臣辱義
不辭勞臣擢自小官列于禁近議論幾事旣具本職

感激思報宜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
聖意由此感悟雖被遣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
務以爲必先知致寇之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
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筭誠使四者畢陳于前羗戎
小醜勢亦無能爲也董氊本與西夏世爲仇讎元昊
之亂仁宗賴其牽制梁氏之篡仁宗藉其征討世効
忠力非諸蕃之比乃者董氊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其
國事與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心牟氏其大將鬼
章及溫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稱
董氊嗣子朝廷不察情僞不原逆順卽以卽鉞付之

謀之不臧患自此起阿里骨旣知失衆虐用威刑衆
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體顧居其下
心常不悅夏人乘此間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骨解
仇結權令轉說鬼章舉兵入寇復脇誘人多保忠令
於涇原竊發黨與旣立羽翼旣成是以敢肆狂言以
動朝聽向若阿里骨以董氊之死來告立嗣朝廷因
其所請遍問鬼章溫溪心等以誰實當立若衆以阿
里骨爲可立則旣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爲不可則
分董氊之舊秩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骨無僥倖
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下人無爲動搖加以數年

以來朝廷本厭兵事羗中測知此意亦以自安頃者
忽命熙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來年當築龕谷
聲實旣暴虜心不寧舉兵自強釁亦由此此所謂致
寇之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禍舉兵誅討侵攘
地界爲怨至深羗虜之性重于復讐計其思報之心
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力凋殘陛下臨御
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息其民雖有恭
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順固猶有詞今朝
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冊命捐金錢二十萬緡以爲
之禮彼旣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

朝廷此舉于義甚長而羗虜無謀遂肆桀傲內則其
國中士民自知其不直必不爲用外則中國兵將皆
有聞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幾於此始定雖棄捐金幣
以封殖寇讐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別曲直以激厲將
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元昊本懷
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克狂輕用其衆頃爲邊患
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國素
與人多不協內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姦謀蓋
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澤
之深遠近所悉旣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

諸城鄙延五寨好請不獲勢協必從以爲狂言一聞
求無不得今朝廷旣已漸爲邊備益兵練將則羗虜
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後小小跳梁以嘗
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搖守邊無失則款塞請
盟本無愧耻若朝廷用心不一惟務求和則求請百
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也凡欲應敵必先
正名夏人物起邪謀必有二說其一以爲慢詞旣達
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其二以爲雖不得
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不
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夸示諸戎及其柔伏則畧

爲恭順使中國黽勉而聽今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
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未著臣恐夏人未
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姦心又恐將來姦
窮力屈畧脩臣禮便與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持久昔
趙欲與秦爲購其謀臣虞卿以爲從趙爲購不若從
秦爲購于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至區區之趙尚知
出此而况堂堂中國畏避畜縮媮于無事不一分別
曲直而反聽命于羗人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榜沿
邊諸郡其大意畧曰夏國頃自亮祚喪亡先帝舉兵
弔伐旣絕歲賜復禁和市羗中窮困一絹之值至十

餘千又命沿邊諸將吏迭行攻討橫山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無外閱此一方窮而無告遂勅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既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販易而歸獲利無筭傳聞羗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携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是時朝士大夫咸謂夷狄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言猶未已朕有存亡繼絕之志欲脩祖宗爵命諸侯之典以爲寧人負我斷而不

疑故遣師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幣帛相屬于道邊人父老觀者以爲太息以爲仁義之厚古所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以君道拊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將相咸怒朕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當俱被殺戮是以弭兵安衆未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邊諸將飾勵兵馬廣爲儲峙敢有犯塞卽殺無赦彼旣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誅姑脩吾疆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羗人醜畏雖未卽款伏而姦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

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朝廷日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虜衆一旦犯境終亦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異而使士氣感忿以思戰虜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長筭也臣竊聞朝廷近已添屯兵將增廣邊儲議絕和市使熙河帥臣招來阿里骨鬼章溫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能饒之以金錢而寬其繩墨使將帥得盡其心間謀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漸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臣所

得言者但以蒙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熙寧元豐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觀望靡然有縱馳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媮安可耳今虜方不順勝負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際威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制致令鬼章懷憤入寇夏人乘釁違命此則當時宰相樞密使副苟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原賊騎至者數萬殺

掠數千斤候不明備禦不及熙河賊退經今累月而
殺傷焚蕩之奏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畏朝廷
之罪也陛下恬不爲恠畧無責問政之不脩孰大於
此中外相視以爲疑恠朝廷方將使人蹈白刃赴湯
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弘爲相諸侯有逆謀
請歸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爲相任馬謖不當請自貶
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蓋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爲
衆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歲用命阿里骨與大臣不
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帥雖寄任不改
而法不可廢者皆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

所畏憚政脩于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於千里之外
勢之所至不足恠也今陛下未能正群臣而望西羗
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
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遜謝損其勲爵而復其位
以激勵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范仲淹之言至
今惜之臣雖不敏究觀往事以爲可施于今不敢默
也小臣狂僭鉞斧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取進
止貼黃或言阿里骨之請命與乾順之嗣立事體無
異今臣言用命乾順爲策而封拜阿里骨爲失計似
言之未當者臣以謂不然阿里骨之請命可否在我

文編卷之十九
八
而乾順之辭嗣立朝廷且不得知而况能制其可否乎故臣以乾順之命爲是而以阿里骨之命爲非不爲妄論也

韓愈黃家賊事宜狀

一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黃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旣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

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陽旻行立事旣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

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
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爲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
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
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
則易爲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
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
置刺史實爲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
土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

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發都
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
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
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旣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
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
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
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
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
之愚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卽官御史親往

宣諭必望風降伏謹呼聽命仍爲擇選有材用威信
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求無侵叛之
事

蘇軾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 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
軾狀奏右臣竊見登州地近北虜號爲極邊虜中山
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 國朝以來常
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
兵戍馳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自景德以後屯
兵常不下四五千人除本州諸軍外更於京師南京

濟鄆兗單等州差撥兵馬屯駐至慶曆二年知州郭
志高爲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一軍政不肅肇畫奏
乞創置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
並用教習水軍以備北虜爲京東一路捍屏虜知有
備故未嘗有謗議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始差
平海六十人分屯密州信陽板橋濤洛三處去年本
路安撫司人更差澄海二百人往萊州一百人往密
州屯駐檢會景德三年五月十二日 聖旨指揮今
後宣命抽差本城兵士往諸處只於威邊等指揮內
差撥卽不得抽差平海兵士其平海兵士雖無不許

文編卷之十九
五十九
差出指揮蓋緣元初創置本爲抵替諸州差來兵馬
豈有却許差往諸處之理顯是不合差撥不惟兵勢
分弱以啓戎心而此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處學習水
戰武藝 廢有誤緩急伏乞 朝廷詳酌明降指揮
今後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揮兵士並不得差往別州
屯駐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文編卷之十九終

